

尚書詳解
四





尙書詳解

(四)

夏 僎 撰

尙書詳解卷十六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據中篇言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上篇乃未渡孟津時所言。既誓遂渡河。次於河北。故作中篇。是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一作於河南。一作於河北。故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於河朔。所以見二篇同日而作也。至於下篇則作於戊午之明日。故篇首所言以時厥明以別之。先儒乃以三篇皆渡河後所作。若果如此說。則不應於中篇言次於河朔也。此篇獨名篇以泰誓者。漢孔氏謂大會誓衆。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二說雖不同。皆以泰爲大。惟王氏好立新說。乃以泰乃否泰之泰。謂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王。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豈經本意哉。要之。此名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以篇內有大會孟津之言。遂以泰字爲簡編之別。以見其爲大會衆之辭。非有深意于其間。况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此三字皆通用。如孟子左氏國語。舉此名篇。或作否泰字。或作太甚字。或作大學字。以其通用也。豈可以妄生意義以爲否泰之泰哉。說者既曲推其義。又以上篇受罪猶略。中篇又甚。下篇則紂罪尤甚。此

武王所以必伐無赦。夫未濟而誓。既次又誓。明日又誓。三篇之作。僅兩日耳。豈有罪惡之積。僅越夕而三變者哉。其說尤爲無據。有誤後學。故併論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先儒釋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其一說曰。文王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之。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卒。武王服三年喪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十一年伐紂。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之心。諸侯僉同。遂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受命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篇言。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取居喪二年。以足其數。故以伐紂之年爲武王受命之十一年。所以有觀兵示弱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此序言。十一年。武王伐殷者。乃觀兵之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乃十三年戊午伐殷之事。二說雖依放經文。疑若可行。然揆之以理。或有不通者。按無逸言。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卽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之事。乃漢世事。古者但以卽位年爲元年。積累數之。以見在位之久近。非如後世之屢更。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而武王卽位。乃不以卽位之年爲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哉。此受命稱王之說。所以不可用也。據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卽十有一年一月之戊午也。而先儒疑篇首有十三年。乃謂十一年爲觀兵之年。一月戊午。乃十三年。

一月戊午。破碎序文。不相接續。此觀兵示弱之說。所以不可用也。然則必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者。敍書者蓋謂泰誓三篇。乃武王卽位十一年。定伐殷之謀。遂以其年一月戊午。渡河于孟津。將渡。既誓衆。已渡。又誓之。渡之明日。又誓之。故泰誓三篇所由以作。按史記。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十一年。遂往伐紂。是此所謂十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又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是洪範之作。蓋在克商二年。以克商二年。足伐商十一年。爲十三年。是洪範之作。誠在武王卽位之十三載。洪範之作。既在十三載。則此篇言十有三年者。必是十一年。經文久遠。傳寫誤以一爲三。非十三年始伐紂也。伐紂既非十三年。則此序所謂一月戊午。實是十一年之戊午。非十三年之一月戊午也。唐孔氏謂。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是此所謂一月戊午者。乃商之建丑十二月。周建子之正月也。一月既爲正月。不云正月而云一月者。武王以紂正月四日滅紂。紂之正月。乃周之二月。武王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紂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紂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林少穎謂。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至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遭巫蠱事。未列學官。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與伏生書並傳。故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入舟。有火復王屋。流爲烏等語。漢儒董仲舒猶用之。而太史公周本紀亦載之。而不疑。至後漢馬融。始疑泰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謂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秦誓文以成僞書。然諸儒所引。霸亦有不能盡見者。故余得以疑之。然融雖疑之。而古文秦誓猶未出。至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秦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僞秦誓始廢。由是觀之。則先儒所謂觀政于商之說。遂謂武王十一年率兵觀政。冀紂畏而改過。故退師。既退而紂猶長惡不悛。故十三年武王伐商。此皆弗考之過。此篇所謂觀政者。正如宰我所謂以予觀于夫子之觀。蓋自此觀彼之辭。乃武王觀紂之政有可伐之理。遂往伐之。非觀兵也。此皆蔽于僞書之過也。

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十三年春。卽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辨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卽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爲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卽以春言者。史官追錄之也。此蓋史官欲錄秦誓。故推本其所作秦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卽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于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之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師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卽武王誓師之言也。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有同志之義。故武王皆呼爲友邦冢君。冢君。大君也。尊之之

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治事之臣及庶士之賤。凡在會者皆明聽我誓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爲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于人爲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汨于嗜欲。迫于利害。而浸失其性。故又于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元后。使安全天地莫全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于物。又爲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爲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意。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爲民立君作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惡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于天也。夫天之竄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

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沈湎于酒。貪冒于色。酒謂之沈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沈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嗜酒謂之沈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沈湎冒色。懵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于必行。曾無忍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世官。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重輕。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者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旣害民矣。于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卽加以炮烙之刑也。于有孕之婦。則剝剔之。剝。剗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剗剔。則是剗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於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旣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于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卽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蓋謂我與諸侯尙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奈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只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以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

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于經而不合。揆于理而不通。惟程氏謂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于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鼫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侵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耳自肆于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戒。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忌。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遣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服。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可謂暴矣。武王猶未忍伐。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于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卽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烏可言哉。若

夫武王則異是矣。雖有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知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况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而繩已盈滿。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伐。乃天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以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于天。故遂言予小子夙夜祇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蚤夜祇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于文王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于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既受命于文王。于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類則以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于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于紂。然則天之致罰于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于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罰民欲。使我奉行。故爾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鞶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漢書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至戊午渡孟津。凡三十一日。蓋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周師凡三十一日始渡孟津也。朝歌在河北。武王在河南。故渡孟津乃至河北也。武王旣以戊午日渡孟津。卽次舍于河北。故此篇首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戊午渡河。癸亥陳于商郊。首尾五日耳。則此所謂次者。纔一宿卽行。非如春秋左傳所謂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也。蓋商郊去河四百里。若以次爲三宿。則不能以癸亥陳商郊也。武王先諸侯而渡。旣次河北。故諸侯亦皆渡師。于王旣次之後。各以其師畢會于武王所次之處。故羣后以師畢會。武王乃巡六軍。出此誓言。安慰其渡河之勞。故告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蓋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武王從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言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也。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者。此蓋古人之語。而武王之所聞也。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其心急于爲善。故爲之而日憂其不足。不特爲善如此。爲不善之人。其急于爲不善。亦日憂其不足。如王溫舒好殺人。會春。則頓足嘆曰。今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則凶人爲不善。豈不日憂其不足乎。今紂于不善之事。正所謂爲之而日憂其不足也。故武王旣言爲善。

爲不善者日憂其不足。于下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皆力行而不息。正所謂爲不善而日憂其不足也。自播棄犂老以下。至穢德彰聞。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犂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謂面之犂色似浮垢。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也。惟紂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如播百穀之播。有散之之意。蓋散棄之也。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昵親比近之也。既遠賢近不肖。又淫于色。酗于酒。嗜酒嗜色。而肆行暴虐之事。紂所爲者皆如此。故民皆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不善之事。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而結爲仇敵。既爲仇敵。故各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朋黨之家。既以權勢相滅。則淫刑濫罰必橫及于無辜之民。民既無辜而受害。故皆銜冤茹痛。呼天而告之。民既呼天告冤。故紂之穢惡之德。所以顯聞于天。而天絕之也。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武王上既數紂之罪。以見其不可不伐。故此遂言夏桀之惡。未如紂甚。天且命湯伐之。則今日之事。實非私意也。欲言桀罪。而先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不能自遂。于是立之君。使代天以愛民。君既代天以愛民。則當奉天。而不至逆天之意。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以愛民。方且肆爲刑戮。以流毒於下國。使民陷于無辜。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使之降夏。黜棄有夏之天命。所謂降

者。昔升爲天子。今降之。所謂黜者。昔居中爲天子。今黜之也。桀罪如此。天旣絕之。况紂之罪。又過于桀。所謂過者。卽下文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等言是也。孔氏謂剝喪。傷害也。元。善之長。良。善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然不如蘇氏謂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微子。紂之同母兄。成王稱曰殷王元子。則此之剝喪元良。蓋使微子逃亡而不追也。諫輔。謂比干也。比干諫之。紂則賊殺而虐害之一無所惜也。不特如此。又自恃其受天之命爲天子。于恭敬之事皆不肯行。旣謂敬不足行。故于祭祀之事。皆以爲無益而不修。暴虐之事。皆以爲無傷而力行。惟其所以力行者無忌如此。此其罪所以浮於桀也。林少穎謂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况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罪。浮于桀。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况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云滅德作威。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而武王亦云弗克若天。流毒下國而已。則是桀所以亡者。惟肆爲虐政。以殘斯民。不至如紂窮凶極惡。無所忌憚也。愚謂少穎以經文證紂罪。浮桀極然。但疑桀不殺關龍逢。亦拘之太過。蓋紂之賊虐諫輔。旣殺之。又剖視其心。而桀則殺之而已。况紂之炮烙等事。皆桀所未嘗爲者。則紂罪浮桀。又何疑哉。武王旣數紂浮桀之罪。故又言曰。紂今日爲惡。無忌憚如此。非無可以爲鑒誠也。夏王爲惡。而湯伐之。其事不遠。而紂乃忽而不以爲戒。方且肆行無道。可謂下愚之性不可移矣。故曰。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蓋夏之事實可鑒。而紂不鑒。且至于罪浮于桀。此所以不可不伐也。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武王旣言紂不能鑒夏王，而至于罪浮于桀，故此遂言紂罪如此，不可不伐。所以不可不伐者，以天將使我父治斯民也。故曰：天其以予父民。然我所以知天將使我父治斯民者，以我得吉夢與吉卜相合。而又休祥來襲于我，此襲如韓信襲齊之襲，蓋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如高祖所居，其氣襲成五色，高祖豈意如此，亦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惟武王考于己，則有吉夢，考于神，則有吉卜。而又有休祥之襲，此所以知戎商之必克也。戎，大也。言必先克大商也。如詩言：『爰伐大商。』先儒訓戎爲兵，謂紂之必克，誤矣。然武王克紂，又豈特夢卜休祥之吉而已。雖人事亦有必克之理。蓋受爲逋逃主，雖有億兆之人，然與紂同惡相濟，視若等夷。故人雖多而皆若夷人也。然雖夷人而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皆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武王所與共事，特治亂之臣十人，雖不若紂之多，而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寡而心足恃也。紂人雖衆，心不足恃。武王人雖寡，而心實足恃。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心德苟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亂臣十人，皆仁人也。此正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十人，漢儒泥孔子有婦人之說，遂附會之，謂婦人爲文母，其餘爲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然以九人爲周召之徒，固可。但以婦人爲文母，恐無此理。蓋文王九十七終，是時文母必已百餘歲，必不能尙存。兼子亦無臣母之理。或又謂邑姜，然亦牽合不可信。所謂婦人想必有之，但經無明文，不可考信。闕之可也。周親，至親也。但假設之辭，謂億兆離心，雖有至親，不如十人。

之仁。非有所指而言。至王氏乃指微子而言。意周末滅商。微子已歸周。如此。是微子爲名教罪人也。况微子乃伐商之後歸周者。武王旣言紂之人心不和如此。我之人心和同如彼。是人心已歸周也。人歸則天必與。故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天之視聽。視民好惡。今紂之離德如此。我乃同心同德如彼。則天必相我也。我旣因人心往伐。則乃事或有過失。雖若出于百姓之心。妄從如此。其實我一人之罪也。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蓋武王以身任伐紂之責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勛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旣以身任伐紂之責。故此遂繼言。今朕必往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彼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紂。以張大我伐功。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所謂光者。非謂功過于湯也。湯伐桀于前。武王伐紂于後。乃所以再光湯之基緒也。武王旣言今日之事。欲再光湯業。故勉將士曰。勛哉夫子。勛勉也。夫子指將士也。言此事乃將士所當勉力者也。雖所當勉。又不可輕敵。故爾將士不可有無畏之心。甯執非我敢敵之志。則可以必克。所以然者。蓋以百姓兆民久苦紂惡。懷懍懍懼。皆若崩摧其頭角。無有容頭之處。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武王旣言伐紂之事如此。故又嗟嘆而總告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意蓋謂今日之事。固不可不勉力。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豈能成功。惟是凡在師之衆。皆思勉力。一德一心。無一人不勉。則可以卽其成功。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世儒皆疑此言罔或

無畏甯執非敵是勉衆士之小心欲其畏難而懼敵而孟子舉此則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乃是安慰商民之亂使無畏我而我將以安爾此言百姓懷懷若崩厥角是言商民懼紂暴虐皆崩厥角而不能仰視而孟子舉此則曰若崩厥角稽首乃是言商民喜周師之征皆若崩厥角而順服之意旨不同此林少穎則謂孟子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惑不畏死凡民罔不慤舉泰誓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其言乃與康誥泰誓文雖相類而意旨大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伏生齊人語多與穎川異晁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意屬續而已孔壁中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始以古隸定可知者則其間必有不能曉者而以意增損潤色者則今泰誓康誥其言與孟子不同乃不無增損潤色于其間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自河北而發誓師之言也故篇首言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蓋